



与习作者谈写作

二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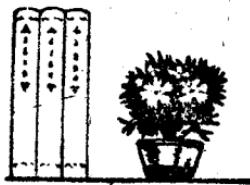
萧 殷 著

中国青年出版社

与习作者談写作

二 集

蕭 殷 著



中国青年出版社

1959年·北京

与习作者谈写作(二集)

萧 骏 著

*

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

(北京东四12条老君堂11号)

北京市报刊出版业营业登记证字第036号

中国青年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总经售

*

787×1092 1/32 7印张

1959年9月北京第1版 1959年9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1—70,000 定价(4)0.50元

统一书号：10009·430

定价 五 角

目 次

論艺术的真实	3
深入个别觀察和艺术概括	14
泛論写真人真事	31
論“真人真事”与艺术加工	38
作品为什么和它所描写的人物的生平不完全一致	45
談抒情詩	52
为什么不能深刻地反映生活?	70
活得伟大才写得伟大	80
較写詩	86
为什么不能发掘得更深些?	107
惊险場面不能填补生活的空虛	126
談主題、情节和性格	132
論主題的普遍意义	148
从生活出发	165
再深入一步	174
英雄事迹的“垄断”	176

仿佛是一部录音机	178
向群众口语学习	180
谈写景	192
论“赶任务”	202

論艺术的真实

1

據說，有一次一个苏联的电影导演，在拍摄一部中苏电影厂合作的某影片的戰場背景时，把百十門大炮排列在一起，集中在一个小面积里；一位有經驗的人民解放军看見这种情形，就提出意見說：“这是不真实的，戰場上的大炮哪能这样集中呢？”电影导演回答道：“那是現象的真实，我們要創造的是艺术的真实，即透过生活現象反映出生活的真實面貌；因此，我們不能机械地照着生活表面的样子去描摹。”

这位苏联导演的話，是意味深长的。他告訴我們：生活外表上真实的东西，未必就是艺术上真实的东西。艺术的真實應該比生活現象的实有状态更有組織，更集中，更典型。

类似这样的情形，在文艺讀者（觀眾）中間也是存在着的。有不少讀者或批評家常常狹隘地根据个人的片面的見聞或經驗；或根据某一地区的特殊經驗来衡量作品的真實性，凡是符合他所經驗过或者見聞过的情况的，都以为是真实的；否则，統統被斥为不真实的。当然，符合他經驗的作

品，也未必就是不真实的作品；我只是說，仅仅以这点点狭隘的經驗来作为衡量作品是否真实的根据是不够的，因为用这种尺度来衡量文艺作品，常常容易使我們的結論发生錯誤。

一篇作品是否真实，不在于它“如实地”描写了事实或現象，关键在于它是否通过了事物的現象透視到事物的本質，是否通过生活現象的描写反映了生活的真实面貌（本質面貌），是否写出了一般事实的邏輯的真实。如果不是这样，不管你所写的事實或現象如何逼真，讀者仍然会觉得這篇作品所反映的生活是不真实的。魯迅先生之所以能在“一件小事”中，通过一个場景的描写，勾繪出劳动人民的崇高品質；高尔基之所以能在“我的旅伴”中，通过一个旅行伴侣的描写，写出了市僧主義者的形象；……主要是由于他們并沒有停止在現象的描写上，而是通过現象，看出这現象背后所隐藏的、要經過深深思索之后才能发现的更深刻的意义。我們有好些作者常常过于相信自己的眼睛和耳朵，認為自己耳目所經驗的，就是真实的；他們不仅滿足于表面現象的觀察上，而且也滿足于表面現象的描写上。有的人甚至这样說：“描写着自己亲眼看見的事實或現象，其真实性是不容怀疑的。”但事实上，这样的作品却常常引起人們的怀疑；于是他們說：“你怀疑，那是由于你不了解情况，我反正是真实地反映了生活的。”实际上我們的耳目所接触的，常常是現實生活的表面現象或片面現象，有时甚至是偶然現象，对于这些事實或現象，如果不經過发掘、深化，就算你

描写得很生动吧，但是它能使讀者深一步的認識生活嗎？不能；能使讀者通过你的描写看到历史的真实面貌——历史的真理嗎？也不能。既然这样，那末，有什么理由說自己的作品反映了生活的真实呢？

2

我这样强调艺术真实与生活中实有的現象的区别，是否可能給讀者造成一种印象，以为我降低生活对于文学的重要性呢？不是的，我完全不是这样的意思；我只是說：机械地描摹生活中实有的現象，很难真正地反映出生活的真實面貌，也即很难創造出艺术的真实。

杜勃罗留波夫說过：“艺术家所創造出来的形象，是实际人生中各种事实的集中表現。”这里所謂“实际人生中各种事实”，就是社会生活中的各种存在的現象和事實，对于一个初学写作者來說，首先要求他准确地描写出“实际人生中各种事实”，是很必要的，正如对一个初学繪画者首先要求他能准确地描繪出某人的肖象一样。因为，如果我們不能准确地描写生活中实有的东西，我們就談不到“集中地”去表現它們。也就是說：如果我們不能首先生动地精确地写出生活中实有的状态和面貌，要創造艺术的真实就将无从谈起。写得“象”，應該是一切文艺写作者最起码的要求。但对于一位艺术家來說，仅仅写得“象”是不够的；艺术家的任务，應該在现实生活的基础上，創造出更有典型意义的和能够表現生活实质以及发展趋势的艺术的真实。

我相信，沒有人會懷疑現實生活對於創作的重要性，恰恰相反，現實生活正是作家拿來創造藝術真實的最重要的原料；離開了深入生活或輕視生活實踐，作家就會失去了創造藝術真實的任何可能。

但是，生活只是藝術的源泉，它本身並不等於藝術；因此，機械地描寫生活的現象不能造成藝術；事實和現象的如實描寫，也不能創造藝術的真實。

為什麼呢？

人們的生活，從表面上看，是雜亂無章的，譬如一個英雄吧，除了他的英雄事迹之外，仍然有許多非特徵的生活夾雜其間，倘若我們不善于選擇，不善于通過各種各樣的現象找出他的基本特徵，而又不從這基本特徵的各个側面去描寫他，反而“如實地”去記錄他的日常生活，那末，可以想像，這樣“記錄”的結果，不僅不可能真實地寫出這英雄性格，反而會因其他細節的描寫而掩蓋了這人物的基本特徵。譬如著名的羅馬國王尼羅吧，當他對待人民的時候，是一個十足的暴君；然而，當他回到家裡對待他的子女時，却又那樣和善慈祥。象這樣的人物，如果不抓住他性格的主要方面加以描寫，反而去描寫他在各種場合所表現的現象，那末，他的性格特徵就會被各種現象模糊起來，甚或完全被掩蓋了。

社會現象也是這樣，它是形形色色的，散漫的，雜亂的，如果我們不認識構成這些社會現象的主要特質，我們就很难理解紛紜萬狀的社會現象。自然主義的作家就是只滿足於現象的描寫，他們主張“實有物底承認和描寫”，他們排斥

艺术真实的創造，主張对社会事物不加評价和判断。現在，为明了起見，不妨举出左拉的小說“失业”作为例子，并加以簡要的分析。

在“失业”中，左拉描写着一个工人失业后的悲慘生活的情景，这小說不仅細膩地描写了工人失业后痛苦的經驗与心情，同时也以同样細膩的笔触描写了工人的家庭——工人的妻子和七岁的女孩——的飢餓、悲苦的慘象。它所描写的生活細节确是很逼真的，但这小說到底告訴了讀者一些什么呢？作者只描写了工人失业后的浮面現象，它不能告訴讀者：造成工人失业的基本原因是什。甚至对于工厂主的描写，也是表面的。厂主說：

——我不是只顧自己的私利者，不是的，我与你們发誓，我的情况也是一样的可怕，或許比你們的更可怕……我本来想襄助你們度过这不好的岁月，但是現在已經完了，我已仆地了；我再沒有与人平分的面包了。

既然这样，那末，造成工厂倒闭，工人失业的根本原因在哪里呢？左拉竟絲毫沒有透露，也絲毫沒有加以判断。他的全部描写，都是局限于表面的事实和現象上，这样，他（左拉）給讀者提供了失业的假象，把工厂倒闭与工人失业写成为一种不可理解的东西，一种莫名其妙的灾难。因此我以为，这样的文学作品，只配称为事实和現象的“如实”記錄，它还没有在艺术上創造出什么真实来。

类似这样的作品，我們所以說它不真实，或者說它虛偽，主要是因为它“把現實生活中一些偶然的，虛偽的，并不

是构成它(社会)的实质的现象拿来当作它(社会)的主要的特征。它们之所以虚伪，也是因为如果我们将它们为基础，来形成理论上的观念，我们所得到的观念就会是绝对错误的”。(杜勃罗留波夫语)

3

文学是通过个体来表现一般，也就是说，它是通过有血肉有个性的行动着的人物、通过人物与人物之间的关系来表现社会(阶级)的真实面貌，表现社会关系(阶级关系)的矛盾及其发展的真正状态。

要达到这样的目的，只“如实地”描写现象和事实是不行的。那末怎样通过个体的人来表现社会面貌呢？怎样创造真实性的形象(典型)呢？只按照个别人物或个别现象原有的样子来描写吗？这样写，个性当然可以写出来；但能充分地反映现实生活的真正面貌吗？恐怕不是每个个别现象或人物都含有这样的内容，那末，从社会全局去描写吗？这样写，当然可以勾画出社会的一般状态，但能写出活生生的形象来吗？也未必。如果没有活生生的形象，所谓“社会状态”就一定会变成抽象的，至少是没有感染力的了。

前面已提到过，艺术形象的创造，是实际人生各种事实集中的表现，但所谓“集中”，并不是机械地集中，不是数学加法式地集中，离开社会历史的具体条件而空谈集中，是很危险的。因为离开了具体的社会环境，个人的性格将无法把握。也就是说，离开了某种历史的(阶级的)矛盾及其发

展的真实状态的描写，要表現某种性格的形成与发展，就很难想象。

为什么呢？

我們試舉“孔乙己”为例吧。孔乙己所以是文学上的典型人物，正因为魯迅先生認識了科举制度給孔乙己所造成“不会营生，好喝懒做”的性格，又因为他沒有进学，而他生活着的社会又是那样“世态炎凉”，人們除了拿他开心，誰对他也沒有兴趣，他愈来愈穷，終于偷起別人的东西来了，結果被打折了腿，最后死去。

因此，所謂“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其含义，一方面要求通过典型的性格去反映现实中的矛盾及其发展的典型状态；另一方面，又要求作家严格地在现实矛盾与发展的典型状态中去把握人物性格。愈能反映出社会矛盾发展状态下所形成的性格，就愈是典型的，真实的。否则，一切离开典型环境影响的性格，都不能算是典型的。

但是，要求通过典型人物反映典型环境，并不是放棄局部社会生活的觀察、发掘与描写；相反，应从局部去反映全部，从个别去反映一般。因为所謂全局或全面是由各个局部或各个方面所构成，局部就是全局的一部分，而局部之間又互相联系，彼此之間存在着某些共同的本質的东西。虽然部分与部分之間有着共同的东西，但并不是什么都完全相同，仍然各有各的特点；也許有一种現象在这部分很突出，而在那部分还很晦暗；也許在这部分已发展得相当成熟，但在那部分却还停留在萌芽状态中。艺术家要創造典

型，就必须深入各局部生活，从中把握全局性質的特点，給以艺术的概括。

但是部分与全部是对立又是統一的，实际上，部分的社会环境是直接影响人的生活方式、生活态度、思想作风的直接条件。这部分的社会又是全社会与个人的联結点，所以通过这部分社会的真实描写，就可能真实地反映出全社会的基本特征。如果局部生活中的矛盾及其发展具有全局的性質，那末，这个部分生活的单独描写，就足以創造艺术的真——艺术典型。“真人真事”的写作，所以还有它积极的意义，理由也就在这里。

4

高尔基說：“艺术底基本的使命，是要站在比現實更高的地方，从新人类的創造者——无产阶级所建树的光輝的目标的高处，来看今日的事业。”所謂“站在比現實更高的地方”，并不是离开现实基础去幻想，而應該是从現實深处看出它发展的趋向和发展的前景。如果文学艺术家有崇高的革命理想，有开拓未来和繕造未来的热情和愿望，他就有可能从目前洞察到未来的远景。因而他們就有可能去描写出一眼不能看透的現實发展的規律。所謂发展規律，并不是按照社会科学的概念，使人物事件图式化、划一化；而應該通过对个别事物与个別人物的深刻觀察，透視到現實生活的实质，从实质的描写中透視到未来的发展。瓦希列夫斯卡的“虹”所以被苏联誉为“社会主义現實主义的典范作品”，

不是偶然的。她不仅写她觀察到体验到的事迹和人物，而且也写她思索到、預見到的事迹和人物。就是說，她不仅把她的耳目所經驗的事实，加以艺术的概括，使之更集中、更典型；更重要的，是她能本質地認識了現實斗争中苏維埃人民不屈的斗争意志与毅力，由于这种認識，所以作者能深一层的認識了战争发展的道路与前途。“虹”是1942年写成的作品，那年夏天，德国法西斯在苏联南方集中了大批的军队与飞机坦克，并且从法、比、荷、意、匈等国調来了大量兵力，利用了这庞大军队，由1942年5月到8月，占了頓河及庫班的广大区域，攻占了南方的重要工业城市：伏洛希洛夫格勒、諾佛切尔卡斯克、沙哈特、罗斯托夫、阿馬威尔、迈伊考普……虽然当时的情势如此险恶，但瓦希列夫斯卡在“虹”里，却預見地描写了在乌克兰的胜利的反攻。这种大胆的描写，不是出于幻想，不是凭空虛构，而是作者深刻地認識了现实，把握了现实的实质，从而清楚地洞察到战争的发展道路与远景。那远景就是紅軍的胜利，德寇的敗亡。以后（1943—1945年）的事实，也証明了她的預見性的描写，是符合事实发展的規律，是写出了“邏輯的真实”的。

由此，我們可以認識到：只有深刻地理解了并真实地描写了“現有的”那个样子的生活面貌，才可能写出“它應該有的”那个样子的生活面貌。离开了“現有的”基础去幻想将来，是不合适的。

因为离开“現有的”生活的真實描写，就不可能理解现实生活的基本特征，抓不住这基本特征，就无法理解它的发

展法則，也就无法預見它的未来。关于这，高尔基說得最清晰，他写道：“在得自事实的思想上，我們加上点什么，把思想发展得更远一点，并依照邏輯的假設，在形象上加添一点可以想望得到的东西，——那末，我們就有了浪漫主义。”

但是爬行的經驗主义者，不管他如何生动地描写了生活現象，仍然不可能发现事物运动的法則，不能預見到未来。一个作家能不能抓住现实生活的基本特征，这要看作家站在什么立場上和对革命事物所抱的态度来决定。

一个富有革命热情、并且政治感觉敏锐的艺术家，他总是善于捉住一切萌芽状态的东西。所有刚萌芽的东西，往往不是一眼能看透的，而且常常是在大多数人的自觉之外的。艺术家的責任，就是要善于捕捉并描写这些萌芽状态的、新生的东西，并加以肯定。法捷耶夫告訴我們，應該“从新的因素的种子上，看出这新因素已經在获得胜利”，而且要善于“发现和艺术地去描写正在发展中和在远景中的这个新因素”（如高尔基“母亲”中尼洛芙娜的形象的創造）；要善于捕捉并描写人民要求提出、但还没有提出的問題（如考涅楚克“前綫”中戈尔洛夫形象的創造）。

文学艺术家創造艺术的真实的过程，是一种概括、提高的过程。艺术的真实，應該比生活中实有的事实更有組織，更集中，更理想和更典型。

凡是善于发掘群众生活中的基本問題与提出群众的基本需要的，哪怕这問題或需要还没有为群众自己所明确認識，只要及时給以艺术的概括，群众不仅乐于接受，而且能

引导他們去思想。

所謂艺术的真实，它是比現實生活中所实际存在的現象更提高了一級的东西。一切还不为人們所自觉到或群众还没有明确認識的問題，要求文学艺术家敏锐地明确地認識它，并描写它。只有如此，文学艺术才能帮助讀者深一层地認識生活。

象这样的作品，我們还不很多。目前，在我們文艺作品中，記錄事實与現象的作品，要比深刻地描写生活、說明生活的作品多得多。我們新文艺的历史还很短，經驗还不够丰富；因此在开始阶段，較多的記錄生活現象，也是一种自然的現象，这是一时难免的。但是这种情况不應該长久繼續下去，为了使文艺能更好地去效劳人民，更有力地去配合現實斗争，文艺工作者應該从記錄生活事实的現状下提高一步，去創造更多富有艺术真实性的作品，似乎是时候了。

(1951年3月25日，北京。)